



京剧《飞虎将军》赞

胡芝风

《飞虎将军》（编剧周长赋）是一出文武兼备、唱做并重的剧目。主角李存孝（原名安敬思）除了有繁重的武戏场面，还有不少文场戏，需要武生有文戏的素质功底。这出戏表演的难度，对翁国生是个挑战。小翁为塑造李存孝这个人物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他研究特定的历史环境、根据角色的情境变化，开掘人物性格特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，把李存孝牧羊在飞虎峪的质朴单纯；被封十三太保后，在战场上的叱咤风云；对仕途不如意，满腔不服时的浑噩；赴刑的悲壮失落……通过气质、情绪、身段、神情等“动于衷，形于外”的表演，把人物在生命历程中的性格变化，演绎得层次分明，生动到位。

在满山冰雪中，随着“羊儿伴身边，牧羊山峪间”的儿歌，穿着破旧羊皮袄的安敬思，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簇拥着小羊，挥舞着挂着响铃的紫柳鞭，活泼地奔跑而上，一个朝气蓬勃清新阳光的少年，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在一段昆曲〔梁洲第七〕曲牌：“渴饮雪寒披毡放羊南山，伯乐难逢长嗟叹”中，翁国生巧妙地化用带穗单剑的身段技巧载歌载舞，展示这个胸怀壮志的牧羊少年纯朴形象。

当安敬思被晋王赐名李存孝，并封为十三太保后，有几场在战场奋身鏖战的“武戏”。翁国生作为盖派武生，他融汇北派武戏的特长，继承传统戏《飞虎峪》、《雅观楼》等剧中的身段和绝招，

并运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混镗槊、笔燕抓等舞台上少见的独门兵器，对武打、挡子、出手等加以新颖组合。基于翁国生对各种把子功娴熟的驾驭和对盖派表演神韵的把握，把短打武生、箭衣武生的身韵美、节奏美、技艺美发挥到极致。并且，在具有塞北沙陀国区域特色的奔马舞、仪仗舞、盾牌舞等“队舞”的穿插烘托下，把人物所处的风险度、惨烈度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翁国生的武戏演得有人物：从功架上的稳扎、气势上的威猛，神情上的沉着，展露李存孝大将军勇猛无敌的豪迈之气。我在观看舞台上翁国生的激战场面时，不由联想到他刚刚经历了断筋的严重脚伤，不到一年，现在他又在舞台上完成这样繁重的武戏，实在令人敬佩和感动！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勇气和毅力？这种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精神，深深地感动着满场观众……

在李存孝与妻子决别的场景中，特别感受到翁国生追求心理与形体、内在与外在、体验与表现的融合。当闻知妻子怀孕，他从心灰意冷突然喜出望外，兴奋地冲到台口呼喊：“我李存孝有后了！”……不禁燃起求生的渴望，期待晋王收回车裂令；但当得知“父王杀意已决！”这致命的打击，令他一时茫然发愣，待慢慢缓过神来，静场中，一声“好冷哪！”“，一股悲凉、失落油然而生；此时人物的崩溃却转为清醒，在苍凉的喷呐



声中脱下虎皮甲，穿上旧时的羊皮袄，随之，他自省、自问、自悟，在对内在灵魂的拷问中，对人生进行反思……翁国生通过唱段、台词、身段等动静节奏的变化，把人物起伏跌宕的精神世界，阐述得入木三分，激情四射，令人唏嘘！他是用心演绎人性的善与恶，用心在燃烧角色。人们感受到他表演艺术的拓展，塑造了又一个崭新的舞台形象。

《飞虎将军》全剧角色行当整齐，满台生辉，这也是这出戏的亮点。扮演晋王的老生赵东海、扮演瑞云的花衫罗戎征、扮演李夫人的程派青衣毛懋的表演都很出色，还有毛毅、陈瑞云，刘美晴、黄永等，他们娴熟地运用程式，并吸收和借鉴

话剧、影视的现实主义表演，都有不凡的表现，有的已绽露出表演才华和艺术光彩。还必需提及的，这出戏的武戏演员们的繁重身段、武打、技巧和壮观的集体造型，让观众感到非常过瘾。尤其扮演马童的黄永之翻打表演，十分精彩。演武戏是要一年四季练功的，翻跟斗是有危险的，现在剧团优秀的武戏不多了，但是“浙京”的武戏演员们表演技艺达到相当的高度，是多么难能可贵。从中看到“浙京”全团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，同时也看到剧团的凝聚力，令人欣喜和感动。也看到翁国生作为团长所花费的心血，我们看到剧团对青年演员的培养，“浙京”是一支充满青春气息的团队，剧团后继有人！



京剧《飞虎将军》演出单位：浙江京昆艺术中心（浙江京剧团）

剧情简介

牧羊娃安敬思在飞虎峪中放羊为生，因打虎救主，被晋王李克用赏识，封“十三太保”，赐名“李存孝”。随军后，攻城拔寨，屡立战功，被封为“飞虎大将军”，并娶李克用之女为妻。因其自小养成的草根习性致使自身狂妄自大、居功自傲、目空一切，搅乱了晋国的军法国规，

最终落得个身陷牢狱，情断雁门悲戚下场。